

## 专访《我和我的最后一年》导演川村元气： 我一直都想制作珍贵的、与众不同的电影

■文/靳丽娜 梁爽

制作过《铃芽之旅》《你的名字。》《唐人街探案3》的“全能电影人”川村元气带着他执导的首部长片电影《我和我的最后一年》5月12日正式与中国观众见面了。近日接受专访时,他深度解读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影片背后的故事。

**《中国电影报》**:说说您和电影的渊源吧,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爱看电影的?您是在上大学读新闻系,这段经历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川村元气(以下简称“川村”)**:我父亲过去是助理导演,在日本的日活株式会社工作,但那个时候收入很少,基本上在我出生的时候他便放弃电影工作了。但是他一直把我当成电影界未来的精英来培养。我家有各种影碟,我三岁时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E.T.外星人》,后续父亲也反复带我观看了很多名作,比如《银翼杀手》《风之谷》,还有费里尼的作品,都让我印象深刻。

我上大学的时候读的是新闻系,选择这个专业的目的是想要拍纪录片。但是老师发现我所拍摄的纪录片都格外生动有趣,其实是因为我拍摄纪录片的时候总是要有剧本。于是,我发现自己应该尝试拍摄戏剧性更强的故事片。当然,拍摄纪录片的经验仍然对我有很多影响。现在我写小说的时候,还是会进行大量的实地取材与采访。比如在写作《我和我的最后一年》的过程中我采访了大概100位老年痴呆症患者,写作《亿男》时我先采访了100位拥有百亿日元资产的富人,才将作品完成。可以说对主题元素的取材完全得益于在新闻系的学习。

**《中国电影报》**:您的作品《学理》也采访了日本很多理科方面的佼佼者吧?

**川村**:确实,每一个故事我大概至少要用两年的时间取材。比如,《我和我的最后一年》大概就是采访了两年,这两年中采访对象包括老年痴呆症患者和治疗这个疾病的医生。我的工作方式基本上是先采访两年左右,最后再去写。

在《学理》这本书中我采访了很多理工科的专家学者,这些人中很多是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跟他们对话的过程中我发现,所谓的人工智能实际上就是充满记忆的过程。彼时我正在写《我和我的最后一年》这部小说,写作中途我发现《我和我的最后一年》的主题是“忘却记忆”,与人工智能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所以我在电影中设置了AI人工智能的桥段。

**《中国电影报》**:您一毕业就进入了东宝株式会社做制片人,但您不管是童年时期还是读书时期都更倾向于做创作。请问您是在怎样的契机下成为一名制片人的,这符合您最初的职业选择吗?

**川村**:我在读书的时候就自己导过电影,也得过很多奖项。但是在日本的电影界,如果您想要完整策划一部电影的话,更多的是要去制作,而不是当导演。学生时期我坚持写小说、拍电影,到后来进入东宝,但其实我进入东宝后被分配的第一份工作不是直接做制片人,而是直接去了电影院。我在电影院工作了两年,主要负责检票工作,也是这样一个工作过程让我能够有机会亲身和电影院观众接触,能够直接和他们去交流,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之后由于我有一些电影企划,他们就叫我到制作部门担任制作人。其实我的职业初衷是能够从多维度接触电影,以制作人的身份我就可以既写小说,又导电影,更多地接触电影与故事。

**《中国电影报》**:您是在怎样的契机下从制片人到小说家,再到后来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川村**:人们经常说我是从制作人直接变成电影导演,其实这中间还经历了小说家的阶段。这个顺序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在我内心是经历了小说家的过程才走向了导演这一步。

对我个人来讲,这些职业都要经历一遍,从制作人开始,负责提出企划,接下来是担任小说家,做编剧,然后再走向导演。因为我的主要目的是Story-Telling,所以具体是哪一个职业其实不重要。我五年前成立的公司名字就叫Story,我的工作就是围绕着故事。如果有导演要拍动画片,那我就可以担任制作人;如果有一个好的故事可以写,那我就去做小说家;如果完整的素材和小说我都有,比如像《我和我的最后一年》,那我就可以做导演。主要是根据不

同的现有材料,能去承担什么职能我就去做。

**《中国电影报》**:《我和我的最后一年》这个片子也是改编自导演的同名小说,您在改编成电影过程中做了什么样的调整?

**川村**:首先,我请了编剧平濑谦太郎跟我一起改编,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平濑谦太郎和我在五年前拍摄短片电影《Duality》时就合作过,所以这次我继续邀请他做我的编剧。他拿到我的小说之后,在改编的过程中非常有数学思维,他把整个小说要素拆分成了很多张零散的卡片,用理性的方式去重组,寻找把它改编成电影的方式。五年前,我们的短片电影之所以能有机会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并获得许多正面的评价,正是因为我们通过这种数学的方式展现故事。因此,这次拍摄《我和我的最后一年》时我也希望也采取同样的方式。

比如,用画面呈现一个人脑内的活动时,由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办法直接切的,画面我都采用长镜头一镜到底。但是,在脑海中,例如现在我跟你讲话的同时会想我早上吃的是煎鸡蛋,或者会想到刚才我们参加的映后活动,我就会想很多这样的事,所以我希望用这样重组的手法展现大脑当中的活动。

在音乐方面,我使用的是巴赫和舒曼等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的音乐,但是把它们拆分重组后会产生不同的感觉。这样大家在听的时候就能理解到,我除了影像方面,也希望通过音乐展现人们记忆的撕裂与再生。

此外,因为我参与过很多动画电影的工作,所以我会使用一些动画电影的手法放到这部电影中。比如,一些在我们看来完全割裂的时间和空间,在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脑海中是连接在一起的,日本电影界很擅长用动画的手法再现这种场景。以及,我将影片中的人物全都按照不同的颜色区分开,也是一种动画表现手法。比如百合子只穿黄色衣服,泉只穿紫色的,每一个不同的人物穿的颜色都不一样。母亲用黄色,儿子用紫色,这两种颜色在图谱中是对角色,所以这两位角色放在一起的时候颜色上是互补的,搭在一起是最美的,这也是对亲子关系的一种隐喻。另一方面,随着记忆的变化,颜色的浓淡也发生着改变。百合子年轻时穿着的黄色非常鲜艳,慢慢地,随着老年痴呆症的恶化,她所穿衣服的颜色也在变浅,直到最后变成白色,颜色能让人感受到记忆的浓淡。

**《中国电影报》**:导演在写作这个小说的时候是不是就想到了要改编成电影?

**川村**:写小说的时候,没有想要拍成电影的想法。写成小说之后,菅田将晖给我打电话,说他读完小说大哭了一场,并且渴望出演泉这个角色,这是小说电影化的一个最大的契机。

那个时候正好菅田快要结婚了,他意识到婚后要面临为人父母的问题,他的人生轨迹和故事男主角泉有很多重叠的地方。因此,我感觉这部电影也有很多纪录片的成分,是对菅田君人生的一个记录,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记录。我希望将这些纪录片的感觉都拍出来,所以决定自己导演。

**《中国电影报》**:电影中保留了人工智能这条线但并未展开,在改编的过程中您是如何考虑的?是不是也有一些遗憾?

**川村**:我拍摄这部电影主要针对的目标是欧洲的电影节,也确实如愿在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获得了最佳导演银贝壳奖。然后,法国知名发行公司Wild Bunch就找上了我,是枝裕和的电影发行也是这家公司去做的。当时,我们对如何拍摄这部电影产生了很多讨论。我最初的想法是更多地让母亲这个角色和AI角色Kaori两者之间抽象结合,去形成一种互文,用抽象的方式一边表现记忆在不断丧失,另一边表现记忆不断被塞满这样一种感觉。但是现在基本上Kaori只是变成了母亲在虚拟层面的角色。

**《中国电影报》**:在《我和我的最后一年》

中关于地震那场戏,导演本来可以不用地震的方式来讲述那一段故事,为什么还是选择去做地震那场戏?

**川村**:包括影片中的AI、地震等情节都是这样,我经常喜欢去描写一些看似完全不相关的东西,然后平行地让它们推进。这样一种方式其实在小说中经常出现,在小说中你会见到很多这样的情况,但在电影里可能比较少见,这是我将小说要素放在影像上的实验。具体来讲,片中表现的地震是1995年在神户发生的阪神淡路大地震,那时受灾的人们都觉得好像是做梦一样,时间和空间完全是错乱和交叠的。我认为这和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内心世界应该是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可能他们也会有这样一种体验,观众看着看着可能就会找到两种时空的相似性。

**《中国电影报》**:您在讲故事的时候,非常善于运用身边小的物件或事件来讲述宏大主题,例如《假如猫从世界上消失了》是通过手机、电影、时钟、猫等事物的消失来探讨死亡这一主题;《我和我的最后一年》则是通过半朵烟花,以及一朵花、小熊饼干等意向来探讨记忆和遗忘这一主题。这体现了您怎样的一种美学理念?

**川村**:这里体现的美学理念就是日本的传统美学——物哀。人都是这样子的,失去了才会明白拥有时的珍贵。比如,母亲快要离开人世的时候,儿子才意识到原来母亲这么重要。再比如说,一双袜子弄丢一只的时候才注意到自己这么喜欢这双袜子。从微小的事物到重要的事物,人不会失去就不会注意到真正的价值。

我始终在作品中用消失来表现存在的意义,《假如猫从世界上消失了》是各式各样的物件消失,《我和我的最后一年》是记忆消失,一直延续着这样的理念。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思考实验,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不停地想,如果某个东西消失了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世界,并以此构建故事的世界观。我个人不喜欢插花,我不觉得永不凋零的花是漂亮的,因为假花与物哀美学是截然相反的。花本身会枯萎,人们才会觉得花开最珍贵。人的记忆也是一样,比如母亲不在了,可能相比于母亲手机里的照片,你脑海中实际关于母亲的回忆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失去的东西才是美的,想尽量用故事的形式表现这种理念,在这个过程中,比如小时候和母亲一起吃的点心、一起看的烟花,在草地上摘的花,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记忆串联起来,这样就会很美。

**《中国电影报》**:凭借《我和我的最后一年》,您获得了第70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导演银贝壳奖,这是对您作为导演的一种认可。在本片的视听方面,我们确实也看到了一些精巧的设计,例如重复镜头、色彩的设计、饼干花等重复出现的元素等等,在视听语言方面导演是如何进行设计的?

**川村**:我主要想表现一种独特感。好不容易自己不是制片人,做导演的话我想制作有独特风格的电影,结果很高兴在欧洲能获得认可。也就是说,我一直都想制作珍贵的、与众不同的东西。日本有一种传统艺术叫狂言,狂言大师阿弥的一句名言一直是我制作电影的时候秉持的理念。他认为有趣的东西都是罕见的,花只在某个季节盛开,所以到了春天人们去看樱花,到了冬天去看山茶花,因为只有在在那个瞬间才有的珍贵东西,所以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也想拍出像花一样珍贵的东西。

**《中国电影报》**:您一直在尝试进行各种国际合作,接下来希望和中国的电影人尝试什么样的合作?

**川村**:我已经在中国翻译出版了4本小说,所以我想以小说为原作拍摄一部中国电影或电视剧。希望尝试一下这方面的合作。我对中国青年导演和青年演员非常感兴趣,希望能一起合作拍摄。

(采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靳丽娜;翻译:清华大学副教授梁爽;整理:于小凡)

## 《北京2022》预售开启5月19日上映

**本报讯** 近日,由张艺谋担任监制,陆川执导,张和平担任总顾问及专家顾问团团长的北京冬奥会官方电影《北京2022》推出“闪光群像”版海报,并正式开启预售。三张海报分别以参赛运动员、赛会志愿者和幕后工作人员为主体,勾勒出北京冬奥会“冬奥人”的动人闪光群像。

在发布的群像海报里,每张海报中有不同的身份角色,但他们眼中都有着同样的热爱与坚持,有似火的热情在冰雪之上燃烧。北京冬奥会共有来自91个国家的2834名运动健儿们参赛,在各项比赛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打破了17项奥运会纪录,2项世界纪录。海报凝结了赛场上驰骋的身姿和凌厉的面庞,也定格了夺牌时绽放的笑容和挥洒的热泪。无论结果如何,无论过去多久,冬奥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勇于拼搏的精神都会烙印于时代,激励着无数人。

除了运动员们,北京冬奥会还有18000余名赛会志愿者参与服务,还有许许多多工作人员、医护人员日夜坚守。他们奔走在冬奥盛会的各个角落,用专业的知识技能、敬业的可亲态度,温暖守护着北京冬奥会顺利进行。他们成为了一张张“中国名片”,让全世界对中国发出赞叹。他们的故事也同样值得被铭记与颂扬。

《北京2022》用细致入微的方式,以聚焦个体的小视角来表现宏大叙事。陆川导演带领团队历时近3年,走遍8个国家,协同1000多位年轻电影人,记录了1000多个小时的素材,最终以故事片和纪录片相结合的方式交织展现出一个庞大冷峻又热血细腻北京冬奥盛会。此前,影片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



影片进行展映,看过影片的观众都表示称赞,有评价说:“电影《北京2022》,不仅仅属于北京,也不只属于奥运人,是属于这个世界所有人的共同记忆!”

5月5日,来华访问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专程与冬奥志愿者、影片主创一同观看了电影《北京2022》。观影后巴赫主席分享道:“你可以(从影片中)看到优秀的运动员享受着卓越的赛事组织,你可以看到志愿者们为运动员和奥运会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因此,中国人民可以再一次为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感到非常、非常自豪。”并为官方电影题词:“祝贺真正无与伦比的北京冬奥会拍摄了精彩、令人印象深刻的官方电影。”

该片将于5月19日全国上映。(影子)

## 罪案电影《暗杀风暴》定档8月18日



**本报讯** 近日,由邱礼涛执导,古天乐、张智霖、吴镇宇领衔主演的悬疑犯罪电影《暗杀风暴》发布定档海报及15秒贴片预告,宣布将于8月18日全国上映,进军暑期档。预告中,“死亡通知单”的出现引发重重悬念,面对

神秘杀手“预告杀人”的挑战,警方将如何推理破局,吊足了观众胃口。该片改编自周浩晖的华语高分推理小说《死亡通知单:暗杀者》,电影中将大量运用案件推理的方式,层层反转揭开真相,抽丝剥茧地展现悬念侦破的过程,新鲜感十足。预告中,还有一众观众熟悉的演技派演员,胡杏儿、吕良伟、任达华,他们将带来怎样的惊喜,令人充满期待。

一同发布的定档海报中,古天乐、张智霖、吴镇宇虽凝视一处,却又各怀心事。海报上“审判开始,预告杀人”几个字也将悬疑气质拉满,是难以审判之名行杀人之实,推理迷局亟待破解。

此番,古天乐、张智霖、吴镇宇的强强合作让不少观众陷入“回忆杀”。三位老友是镜头前的老搭档,《天地男儿》《冲上云霄2》《追虎擒龙》等作品承载了观众满满的回忆,不少观众表示“从小看到大的港产‘男神’阵容集结,非看不可”。而邱礼涛导演凭借《拆弹专家2》赢得许多观众的喜爱,这一次尝试案件细节的悬疑推理剧情,也让影迷满怀期待。(影子)

## 《人生路不熟》发“高燃围堵”正片片段

**本报讯** 近日,由易小星执导的喜剧电影《人生路不熟》释出“高燃围堵”正片片段。卡车司机周东海(乔杉饰)联手准女婿万一帆(范丞丞饰),有勇有谋集结卡车司机群体,大家团结一致成功围堵偷油贼团伙,“油耗子”们被步步紧逼无处可逃的高燃场面令人震撼不已。

片段中,乔杉饰演的周东海和范丞丞饰演的万一帆,打算联合一众卡车司机将“全民公敌”——偷油团伙“油耗子”——围堵在化工厂中一网打尽。身为卡车司机的周东海在线求助车友,声情并茂发表行动“宣言”,他开门见山表示此次活动就是围堵油耗子,点明“油耗子”多年来欺负卡车司机群体的罪行,最后鼓舞众人团结起来对抗油耗子。周东海每一句话都道到了卡车司机群体的心坎儿里,众人纷纷激动响应。万一帆则是发挥游戏工程师的特长,收集众卡车司机定位信息,迅速制作定位地图,线上指挥众卡车司机前往相应位置。这场围堵“油耗子”的行动在他的“科学引导”下井然有序。伴随万一帆激情澎湃的呐喊“都给我守住住了!”,卡车司机们陆

续将卡车停在各个出口处,成功挡住油耗子出路。

许多看过电影的观众表示:“看过《人生路不熟》才知道还有‘油耗子’这个群体存在,原来卡车司机那么难。”此前《人生路不熟》上海首映礼现场,来自上海公安局的警官代表现身科普“油耗子”在现实生活中对公安秩序所造成的危害。正片片段中,周东海与万一帆联合众卡车司机终于勇敢反抗“油耗子”,围堵情节燃爽热血,瞥见生活中饱受犯罪团体“油耗子”摧残的卡车司机群体狠狠出了一口气!

该片在100分钟的时长内兼具笑点、泪点、燃点,给予观众爆笑、感动、热血的观影感受,在获得出色票房表现的同时斩获不俗口碑。不少观众表示影片内细节满满,值得二刷、三刷。有观众发现影片中众多角色出现的场景中暗藏相应的动物隐喻,背后含义发人深省;有观众发现油耗子头目的“一只耳”造型是在致敬几代人的集体童年回忆《黑猫警长》……还有更多影片细节等待观众发现,让我们相约影院一探究竟。(赵丽)

